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五十七至九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陳秉寧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五十七

明 楊士竒等 撰

知人

宋孝宗時敷文閣待制四川置制使范成大論知人劄子曰臣聞古今未嘗有不生才之世而君子常患於無知人之明今有知人之明則天下之人無不才者無知人之明而徒起乏才之嘆是亦厚誣天下而已不知其

知兵而使之治財不知其知財而使之治禮及其不集事也則均受不才之名一旦各以其所長易地而使之三人者猶前日之人也而各以其才稱一動其機才否為之變是機也非智力之所能為天與之明道與之妙其於人也交際容庸於精神視聽之表固不可以言語筆舌諭也文王之立政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是以有能官人之名夫謂之克知謂之灼見此豈有諭而可傳哉今不先究知人之明而但起乏才之嘆不謂

誣可乎臣嘗謂錢穀甲兵萬事之統皆可以立說惟人才不知不可以置論何者知人之明在人君心術之微而非變政易令之所及故也嗚呼知人之明尚矣其次莫若公公雖非明而可以生明去冐中之私喜怒用天下之公是非以進退天下之才雖不能皆當要亦十得七八伏惟聖明省臣激切而加意焉

左諫議大夫王之望上奏曰臣愚不肖陛下過聽擢長諫垣臣未知所以稱塞竊聞唐魏鄭公以諫諍為心恥

君不及堯舜平居歆慕以為人臣如斯可以無愧矣然賢人君子立人之朝孰不欲堯舜其君至於得行其志者宰相之外獨諫官耳臣今謬當其職敢不以鄭公之心為心乎或者以堯舜為不可及欲致君堯舜者謂之責難於君臣以為不然堯舜之道甚大而易行堯舜之政甚簡而易為顧後世不之察耳堯舜之道行於其躬者惟孝施於其下者惟仁陛下既允蹈之一無所難信乎甚大而易行矣堯舜之政則在於官人而官人之道

在於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而已堯告舜曰詢事攷言乃言底可績禹於臯陶亦云此所謂敷奏以言者也舜命禹作司空曰汝平水土成允成功稱臯陶曰汝作士明刑弼教民協于中時乃功此明試以功者也陛下於羣臣中敷奏之以言歟言發於前而底績於後者何人也明試之以功歟功作於始而克成於末者何事也以此察之則虛名不足以惑衆聽橫議不敢以揺至公姦欺不容真僞判矣共工静言庸違象共滔天而驩兜乃嘆

美其方鳩僝功欲堯之用之而堯竟不從此言之不驗者也四岳薦鯀治水堯曰咈哉方命圮族九載績用弗成此功之不效者也舜既承堯首正四凶之罪天下咸服堯舜之政豈不甚簡而易為乎陛下以聰明睿知之資承光堯付託之重屬時多事未嘗一日以位為樂憂勤庶政三年於兹宜其治效崇成而未有云獲者非道之不洪政未舉耳臣伏見今朝廷之上妨功固位之習未殄背公死黨之論日聞以妄誕為才能以凶悖為堅正

各執偏見而不求天下之通論各私所主而不恤公家之大計大抵圖國甚拙而為其身謀則工愛君不專而附其交黨則力孔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未得之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此風不革陛下雖欲彊兵富國為治安之計臣固知有所不能也伏願陛下明詔在庭各厲節操平其心於論議之際端其趣於向背之間使廉恥興行風俗丕變訪之以言者必要其驗試之以功者必覈其實若附下罔上造為弗靖

怙終而不變則虞舜四𠈓之罪在陛下其得已乎如是則朋比自破功罪不誣而天下可運於掌矣此帝王致治之要術御世之至權也惟陛下留神宗社幸甚

王十朋除知湖州上疏曰臣嘗謂君子小人常相為消長人君未嘗不欲進君子而退小人也然小人常見用君子每見疏者蓋君子小人之難知雖堯舜猶以為病君子目小人為小人小人亦指君子為小人當孔顔桀跖相鬭於前左右佩劒彼此相笑之際人君以一人之聰

明誠有不易辨者況君子直而踈小人巧而佞直則動多忤意踈則不能無過故人主反疑君子為小人巧則能以智術自將佞則動能迎合上意故人主反以小人為君子自古所以治少而亂多盖由君子小人之不辨也恭惟陛下禀聰明絶人之資行帝王正大之道歴古興亡治亂之迹皆洞然在聖學中君子小人之情狀固已備知之矣然天下所謂君子者或未能盡用或暫用而卒棄之所謂小人者或未能盡去或暫去而復合得非

知人之哲亦猶堯舜之難乎夫君子小人雖不易知而亦有可知之理君子孤立如松栢小人附麗如蘿蔓君子進必由直道小人進必由邪徑往者潜藩二使令之臣竊弄陛下之威福士大夫無恥而好進者莫不奔走其門陛下赫然震怒奮自英斷斥而遠之天下莫不鼓舞聖徳然附麗而進者猶未正典刑唐憲宗既誅王叔文并斥八司馬之徒終身不用元和威令復振號稱中興蓋由此舉今之附麗者初無八司馬之才而惡則過

之附叔文者官止為郎未有若今之竊高位逹官者小人朋比之迹固不逃聖鑒宜擇其一二之尤者薄正其罪又取其能自卓立不附炎於炙手可熱之時與常言其罪惡者稍進用之如是則君子小人知所勸懲矣語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之進必以道誼自奮小人之進未有不以利求合者前日朝廷以財賦不足為憂小人遂獻羨餘以求進朝廷不惜名器以美官要職處之諸路監司郡守翕然胥效為剥下益上計州縣

騷然民不聊生近者臣僚論列陛下嘗罷一監司固足以為後来之戒然其尤者方進用未已全其大而治其細又何足以懲耶臣所謂君子小人有可辨者陛下第觀其自何門而来以何術而進因可以灼知其為人矣宰執大臣天下之選固不可使小人襍處其間侍從之臣以論思獻納為職即異日之宰執大臣也又其可使小人居之耶治道在知邪正然邪正難於盡知陛下宜於宰執侍從臺諫之臣精加識擇自卿監而下與外之

監司帥守責之宰相可也臣言狂妄惟陛下察之

乾道六年秘書少監周必大論漢儒上言曰臣愚不肖蒙陛下過聽擢在班列又取漢宣帝之言親製賛書明示好惡使知所趨向在臣榮遇可謂至矣敢因訓詞所及推廣聖意冒陳一二惟陛下察焉臣聞儒有君子有小人孔子嘗以是告子夏不可以不辨二帝三王之時稷契伊周道徳隆備功業光明此君子儒也春秋戰國之際以詐謀相高以功利相傾此小人儒也雖然二者

是非黑白猶易辨也至西漢則不然所謂社稷臣者乃在乎周勃之鄙樸汲黯之少文霍光之不學至於服儒衣冠持祿保位則公孫弘蔡義韋賢輩實為之是非白黑貿易如此宣帝察而嫉之故曰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葢有激而云爾雖然漢儒多偽高帝固有以啓之也當創業之初叔孫通以儒服降彭城知帝憎之乃變服服短衣所守如此是託儒以希進耳帝遽信之毋怪乎魯兩生之不

至也臣故曰漢儒多偽高帝啓之也使宣帝而知此且將求真儒用之何至襍霸哉我藝祖皇帝則不然創業于初者一趙書記也混一于後者亦趙書記也規模不易廪廪乎帝王之佐豈嘗如叔孫通輩希世用事以為進取之資乎累聖以来卿相多名儒者太祖任人之效也臣願陛下以漢為監以太祖為法則名實決不能眩而士大夫趨嚮一歸於正矣

乾道間國子祭酒胡銓論禮及知人疏曰臣嘗於經筵

恭聞聖訓有及於惟禮可以已之之說臣退竊嘆曰大哉王言如不欲平治天下則已如欲平治天下捨禮何以哉如不欲恢復天下則已如欲恢復天下捨禮何以哉何謂禮禮即道也道者適治之路也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可謂善言禮矣陛下聽朝之暇反復思之今日某人言逆耳可憎也然憎而知其善予豈不念戴記之言乎予豈不念魏徵之言乎予豈不念唐明皇之有取韓休乎一言可以興邦

予豈不念仲尼之言乎是謂求諸道今日其人言順旨可愛也然愛而知其惡予豈不念戴記之言乎予豈不念魏徵之言乎予豈不念唐明皇之不悅蕭嵩乎一言可以喪邦予豈不念仲尼之言乎是謂求諸非道夫求諸道而知其果善也此必端人也此必非佞人也則記其姓名於座右徐而察其行事誠端人也然後斷然用之求諸非道而果惡也此必壬人也此必非端人也則記其姓名於座右徐而察其行事誠壬人也然後斷然

遠之此堯舜三王之用心而陛下獨得於惟禮可以已之之說大哉禮乎所以平治天下者此也所以恢復天下者此也顧明皇何足道哉臣祗進其厭飫者亦可謂不自量矣

吏部侍郎韓元吉進故事曰唐書魏徵傳徵見太宗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毋俾臣為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已嬰禍誅祗取空名此其異也帝曰

善

臣聞唐初諸臣徵為善諫者也徵之此言第欲激昂太宗俾躋於無過之地而已至於忠良之别講之猶或未盡也徵之意正以輔佐為良諫諍為忠爾然孔子之語忠以孝事君者也故揚雄亦以言合稷契謂之忠今觀典謨之書則稷契咎陶何嘗不獻言於堯舜之世唯其言之而可行諫之而悉用君臣之際泯然其無迹而天下臻於極治非必激訐矯抗以犯雷

霆之威觸鈇鉞之怒然後以為忠也自徵為是說後世遂以良臣或不事於諫諍忠臣殆將殺身以成名不可不辨也臣則以為正直謂之良不欺謂之忠皆人臣所當為之事有不必分爾當可諫而諫不害其為良當可從而從不害其為忠是未可以一偏議也然徵之事太宗反復於君子小人之際最為詳盡且謂太宗輕褻小人禮重君子夫輕小人而重君子顧不美哉繼之則曰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

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疏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皆人情之所難言者其為忠亦至矣特於忠良之別雖有激而云反有所未盡故臣表而出之以俟上聖之擇焉

歴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五十八

明 楊士竒等 撰

知人

宋理宗寶慶元年冬宗正寺簿梁成大轉對首言大佞似忠大辯似訥或好名以自鬻或立異以自詭或假髙尚之節以要君或飾矯僞之學以欺世言若忠鯁心實回衺一不察焉薰蕕同罷涇渭襍流矣言不達變謀不

中機或巧辯以為能或詭訐以市直或設竒險之説以駴衆聽或肆妄誕之論以惑士心所行非所言所守非所學一不辨焉枘鑿不侔矛盾相激矣

理宗時翰林學士知制誥真徳秀伸雪葉萛誣枉乞加録用狀奏曰臣恭覩皇帝陛下躬親大政以来開衆正杜羣枉進君子退小人積年蒙蔽之餘一旦豁然天日澄霽至於䟦逺小臣行治有聞者多預名擢誣枉斥廢者亦被洗滌公道昭明衆志用勸今有人焉嘗捐軀命

委家族為一方翦除兇叛而扼於讒口困躓弗伸者殆
將十年其事實闗於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臣嘉定之
末族皐湖湘所部武岡軍守臣司馬遵不善撫循致激
戎伍之變臣以本軍簽書判官廳公事葉莫寛和得衆
委以攝郡容授方畧俾為之圖莫能外示函容而陰設
規晝不數旬間誅斬兇渠闔郡底定臣即奏于朝蒙恩
特進三秩就陞通判以奬其忠勞既又改倅江陵欲付
以事任而司馬遵者閒廢頗久志圖復用撰造誣罔之

辭以媒言路言者適其鄉曲不暇審詳遽行彈奏削秩免官其後辟倅汀州又以劾免今按其所論大要有三曰脅長吏而奪之印也曰諭賊黨以逐郡守也曰掩諸卒禽賊之功以為已有也臣身與其事謹為條析而辨明之司馬遵當叛卒嚚譁之初皇恐失措以疾為辭牒送印記又以手帖懇囑叮嚀郡之官僚亦合辭致請時事變叵測人情憂危莫不獲已出任撫定之責而數申諸司求免攝郡臣為檄永州通判魏泌前往究實欲以

代之泌至武岡而永守適以論罷有旨令交與次官泌

既亟歸零陵臣遂復以付莫迮能顯立功效不負骫令

然其本心蓋求免而不獲非欲攝以規利也文移具在

一一可覆而謂莫迫而奪之印可乎其誣一也臣既劾

導于朝又慮其久留竢命萬一不測或生他虞則賊之

兇焰又將愈熾一境生靈皆有魚肉之憂不獲已令導

先次離任而嚴督巡尉護出數程戒諭卒徒毋得凌犯

導於枕蛟藉虎之時得自拔以去盡室獲全莫之保護

不為無力而謂諭賊黨以逐之可乎其誣二也臣聞變之後與莫書問往来輒為隱語使用以賊攻賊之策時諸營千餘人悉已從賊而莫能於中擇可仗者數人出臣所下賞榜文帖容以示之諭以禍福結以恩信然後陳喜李成等踴躍效命非莫發縱指示雖百陳喜安能成功其間當賞之人皆莫保明申上未幾命下補承信校尉者四人莫於諸卒亦無負矣而謂掩其功以為巳有可乎其誣三也方是時叛卒恣横求得欲從諸郡之

兵爭相慕傚有瞋目語難之態而邵州之勢尤急臣繆
尸帥事日夕軫憂幸莫功成聞者惕息憂端頓弭軍律
用張臣之薦辭謂其事雖止一方其利實及一路蓋以
此也而遵不思由已以致變乃反嫁罪而誣人使莫以
慈祥豈弟之資而被凶險傾邪之目詆誣至此可謂欺
天言者未必有心遵實織成其罪莫既鐫斥遵遂得祠
懲勸易施重為可歎臣平居念此每為拂膺今者天啓
聖明宏開公道而臣猥以不肖受任全閩莫之本貫在

臣治所祠廩之給又在本州議幕虛員委令承攝亦能多所裨益似此人材豈宜久棄且昔嘗賴之以免責今可不為之訟究事之本末不敢悉塵天聽已備録申尚書省外莫以儒科入仕治邑有稱兩任通判共歷貳考八月有竒今以朝請大夫主管建昌軍仙都觀資歷已深治行無闕伏望聖慈念其捐身弭亂之功憫其遭誣家食之久優加録用使天下之士知能為國宣力者雖見枉於一時終獲伸於異日其於勸厲實非小補須至

奏聞者得旨以莫知贛州

淳祐十二年秘書少監兼侍立修注官髙斯得奏曰臣竊觀仁宗皇帝朝歐陽修為諫官因小人唱為朋黨之說以誣君子進朋黨論謂朋黨非所患在辨君子與小人而已其言深切著明可以一洗千古朋黨之論為人君者所當篤信而力行之也夫修謂周武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而周用以興言善人不厭乎多也今善人方患其少而或者尚指以為

黨欲排去之抑何與脩異見乎臣竊見近者名臣去位係國安危臣謂舉朝之士皆將起而爭之矣然以事關諫臣畏戚懼禍自宰執而下留行者不過八九人諫臣誣劾其人留之不可能與諫臣爭是非者又不過四五人可謂至寡而不能為朋矣諫臣反謂其要私黨以乞留又謂逐去其人則朋黨可消以激怒陛下嗚呼天下安有四五人而可以謂朋黨者哉夫虞周之朋不厭其多彼諫臣者固不足以知此矣若以漢唐之朋黨言之

則漢之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唐之八關十六子與其徒充斥朝廷布滿天下如是而指為朋黨猶可也今蹈方據正之士踈稀牢落有如晨星方患其氣勢單弱不足以敵群小而主公議而猶欲以朋黨䧟之不亦欺天誣人之甚乎且仁宗之諫臣持論如此而陛下之諫臣持論如彼公私邪正固不待辨然亦可以覩世道矣臣願陛下置脩所著於坐隅朝夕省覽以虞周信用君子者自勉毋惑於小人誣䧟之言庶幾善良獲安宗社

有賴不然脩所言漢唐末世鋤去朋黨之禍甚可懼也可不監哉

淳祐間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榮誣劾黄之純二公罷出六館相顧失色太學生劉黻率諸生上書言黻等蒙被教養視國家休戚利害若己痛癢朝廷進一君子臺諫發一公論則彈冠相慶喜溢肺膺至若君子欝而不獲用公論沮而不克伸則憂憤忡結寢食俱廢臣聞扶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論陛下在

位幾三十年端平間公正萃朝忠讜接武天下翕然曰此小元祐也淳祐初大姦屛迹善類在位天下又翕然曰此又一端平也奈何年來培養保護之初心不能不為之轉移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伸君子而折小人昌公論而杜私說迺今老饕自肆姦種相仍以諂諛承風旨以傾險設機阱以澳忍盜官爵陛下非不識拔羣賢彼則忍於空君子之黨陛下非不容受直言彼則勇於倒公議之戈不知陛下何負此輩而彼乃負陛下至此耶

當陛下詔起彙髦之秋而公許起自家食正君子覘之以為進退之機廼今坐席未温彈章已上一公許去若未害也臣恐草野諸賢見幾深遁而君子之脉自此絶矣比年朋邪扇焰緘默成風奏事者不過襲陳言應故事而已幸而之純兩疏差强人意廼今軟媚者全身鯁直者去國一之純去若未害也臣恐道路以目欲言輒沮而公論之脉自此絶矣況今天下可言之事不為少可攻之惡不為不多術窮桑孔浸有遏上之孅勢挾金

張濫處牧民之職以乳臭騃子而躐登從槖以光範私人而累典輔藩錢神通靈於旁徯公罷反類於互市天下皆知之豈陛下獨不知之政惟為陛下紀綱者知為身謀不為陛下謀陛下明燭事幾詎可墮此輩蒙蔽術中何忍以祖宗三百年風憲之司而壞於一二小人之手耶臣汝騰陛下之劉向也則以忠鯁斥臣子才臣棟臣伯玉陛下之汲黯也則以切直罷遂使淳祐諸君子日消月磨至今幾為之一空彼誠何心哉高宗紹興二

十年之詔有謂臺諫風憲之地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為支黨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臣竊觀近事不獨臺諫為大臣支黨内簡相傳風旨相諭且甘為鷹犬而聽其指嗾焉宰相所不樂者外示優容而陰實頤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彈擊者外若不相為謀而陰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許之召也天下皆知獨斷於宸衷及公許之来也天下亦知嘗得罪於時宰豈料陛下之恩終不足恃宰相之嗔竟不可逃耶陛下萬機之暇試以公

許之純與垓滎等熟思而靜評之其言論孰正孰邪孰忠孰佞雖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别是非況以陛下明聖而顧不察此近見公許奏䟽嘗告陛下揭至公以示天下垓則以祕密之說惑上聽公許嘗告陛下以寵賂日章官邪無警欲塞倖門絶曲徑垓則縱狎客以兜攬關節持闒扁以脅取舉狀開賂門以簸弄按章至若之純之告陛下力伸邪正之辨明斥媚相之非謇謇諤諤流出肺肝滎身居言責聞其風聲自當愧死尚敢妄肆

蒉菲畧無人心乎且陛下擢用臺諫若臣磊臣御臣浴夔臣應起臣漢弼臣凱臣燧光明俊偉卓為天下稱首然甫入而遽遷或一鳴而輒斥獨垓榮輩貪饕頑忍久汙要津根據而不拔劉向所謂用賢轉石去佞拔山者乃今見之可不畏哉矧今國嗣未正事會方殷民生膏血朘削殆盡所賴以祈天命係人心惟君子與公論一脉耳小人以不恤之心為無忌憚之事其意不過欲爵祿日富權勢日盛以富貴遺子孫耳豈暇為國家計哉

自昔天下之患莫大於舉朝無公論空國無君子我朝本無大失德於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禍夫豈無其故哉始則邪正交攻更出迭入中則朋邪翼偽陰陷潛詆終則倒置是非變亂黑白不至於黨禍不止向使劉安世陳瓘諸賢尚無恙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久據臺綱其禍豈至此烈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類無幾心懷姦險者則以文藻飾佞舌志在依違者則以首鼠持圓機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為陛下伸一喙者則

其勢必終於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無君子無公論
脫有緩急彼一二憸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若玹之
罪又浮於滎雖兩觀之誅四裔之投猶為輕典陛下留
之一日則長一日之禍異時雖借尚方劒以斷其首尚
何救於國事之萬一哉又曰自昔大奸巨蘖投閑散地
惟覘朝廷意向以圖進用之機元祐間章惇吕惠卿皆
在貶所自吕大防用楊畏為御史初意不過信用私人
牢護局面不知小人得志揺脣鼓吻一時正人旋被斥

逐繼而章惇復柄用雖大防亦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今右轄久虛姦臣垂涎有日矣聞之道路餽遺不止於鞭韡脉絡潛通於禁近正陛下明察事機之時若公論不明正人引去則遲回展轉鈞衡重寄必歸於章惇等乃止今日之天下乃祖宗艱難積累之天下豈堪此輩再壞耶

理宗時董重珎為秘書郎兼莊文府教授入對上五事且曰隱蔽君德昔咎故相故臣得以專詆權臣昭明君

德今在陛下故臣得以責難君父乞召真德秀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辨君子小人重珎對曰小人亦指君子為小人此為難辨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日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

吳昌裔論君子小人上奏曰臣蜀人也無荷殳之力以備戎行無卻兵之智以衛鄉國獨以文墨議論委質中朝孤立危言靡所裨益茲蒙陛下過聽擢臣於禮樂之司付臣以軍旅之事君命為義何敢辭難今當遠離當

恩賜對深惟根本大計不勝臣子至情輒竭愚忠仰裨
睿覽臣聞君子小人之間天地陰陽之大分也禀剛善
者公明正大而無纖芥之可疑得陰柔者私暗回邪而
有變態之難測君子如鳳麟如松柏髙翔特立無所依
憑小人如蛇蚓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葢嘗以此
博觀當世之士而忠邪善惡有如氷炭不同故守道据
正靖共爾位者君子也希進競利苟志於得者小人也
竭節盡言中立不倚者君子也隱情惜巳隨時上下者

小人也有直質無流心所言常依於義者君子也有口才無實行其辯足以飾非者小人也端良忠實自結主知而不肯曲奉權要者君子也詭詐狡獪不安常分而專欲捷出他徑者小人也砥善首公力行好事護持氣類者君子也陰毀陽譽設為危機陷害善良者小人也寛平無我咨諏善道常與公論為主者君子也險愎自用娼嫉人言率與公論立敵者小人也樂行憂違難進易退道合則從不合則奉身以去者君子也尸禄素餐

頑鈍無恥利合則交利盡則反目相扼者小人也㢘不近名義不黷貨一介有所不取者君子也行汙寄治身私託公患失無所不至者小人也勤彊夙夜盡瘁百為常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君子也畏避形迹互觀顏面不以至公之道事君者小人也鞠躬盡力忠於職分雖歷夷險不貳其行者君子也恫疑虛喝敢為大言脫有緩急不可保信者小人也大抵君子為陽小人為陰陽明勝則治象盛其道浸登於明昌陰濁勝則亂機萌其勢

漸趨於暗塞自古小人衆而君子孤亂世多而治世少無他亦視君德之强弱而已蓋人君始初清明中有所主不為物慾流轉則如正陽方升而羣陰退聽及其壯志消平主不勝客或為好惡移奪則如陰氣盛長而陽德日消消長分數之不同此正邪聚散之證候也故滯於所偏信則邇言入惑於不當疑則遠臣懼自聖而謂莫已若則拂士日遠有言而曰莫予違則佞人日庸以讒慝為愛憎則是非雜揉以意見為厚薄則邪正倒植

寄耳目於小臣則詭遇之徒獲進翦羽翼於忠諫則知幾之士不來其始機括之轉浸淫不知而其弊至於國空主勢孤立可不畏哉仰惟陛下天地其量日月其心虛已受人開道求諫凡人之彥聖言之切直寔能容之其心非不休休然也而比年以來初意漸變好賢善念既衰於更化之初而從諫盛心寖移於親事之後始未嘗不信君子而卒無近効則不免猜疑初未嘗不容正人而數有危言則遂生厭薄於是有經術明大誼者指

之為迂好議論有風節者目之為險犯顏敢諫者謂為好閙指佞觸邪者謂為近名昔之所進今不知其所亡前之乍賢後忽以為乍佞善人國之嘉禾而今以為無用之病𢹂忠言國之良劑而今以為難近之烏喙至於有言責者徃徃華以美遷而出之是豈陛下之本心哉蓋由讒人害正之謀利口傾善之計所以留根而為毒者至今尚深也大學之論心曰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洪範之建極曰無有作好遵王

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私喜怒之不可有而偏好惡之所當無也豈非萬世人君治心建極之凖的哉臣願陛下虚心平聽燭理並觀察大學之所有謹洪範之所無茍有才誠合一者進之雖不快于心勿棄也有心迹自異者黜之雖順適巳志勿取也有砥節礪行為世所予者予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懷私誤國為衆所棄者棄之雖心之所愛勿徇也不以左右親昵而私聽斷不以外庭踈遠而生猜疑使自心腹以至耳目喉舌

之地皆不容有毫髮邪氣留於其間則以之永天命而固以之收人心而凝若此則盜賊聞風亦有所憚矣臣奉命從軍不當復與國事然每見諸葛亮出師一疏拳拳以君子小人為言且三致意於宮中府中之事公誠懇惻寂有王佐氣象蓋軍旅之事尚才能朝廷之士先名節外之得以奔奏禦侮而就功名者未有不由內之孝友忠純者有以養君心而斷國論也一有忌功嫉能之人雜之則其躬不閱而甚間至矣尚何暇議勝敗哉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臣之愚慮惟陛下察之

許應龍破朋黨進故事曰孝宗皇帝嘗曰朋黨不難去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退弗問其他則黨論自消漢唐末世朋黨皆數十年不能觧以至禍亂其患在人君聽納之不明耳若能公是公非惟理適從何朋黨之有當時大臣因奏曰用人惟論賢否則無朋黨如唐之牛李論者謂德裕之黨多君子宗閔之黨多小人然德裕之黨豈無白敏中之傾險宗閔之黨豈無周墀之正直但於

兩黨中用賢者黜不肖者則其黨自破矣

臣聞朋黨之患其來久矣不患是非之難知而患考察之不審自古欲空人之國而盡去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論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聰明者亦進朋黨之說此言一入則無分可否不辨真偽一槩而去之遂至朋家作仇兆釁無已茍能公心無我靜觀潛察不問其黨與之有無而惟論其人之賢否使其奉公守正協恭和衷雖更相稱譽豈為比周則信之任之何

嫌其為黨使其同惡相濟假公濟私文飾姦言觝排
善類則當斥之絕之以破其植黨如此則淑慝洞分
疑似莫惑當使衆賢和於朝而小人無所容其迹矣
尚何朋黨之足慮哉柰何世之人主意見或偏進一
人焉則意其類之皆賢也並蓄兼收而不察其真與
偽退一人焉則疑其徒之皆黨也斥逐無遺而不辨
其是與非況進退之間或出一時之好惡未必合於
天下之至公烏可併其類而為之升黜縱使為君子之

黨其間豈無雜偽假真而巧於附麗者乎安可例以為賢而是信是使縱使為小人之所引其間豈無和而不同而介然有守者乎安可疑以為不賢而盡屏盡棄然則孝宗聖訓所謂若能公是公非惟理適從何朋黨之有真萬世之龜鑑也抑又聞高宗皇帝嘗謂朝廷用人止論其才不才言者好以朋黨罪士大夫乃朝廷使之為黨非所以奬賢才而厚風俗也然則為人上者惟當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以至公為心

而盡破朋黨之論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可以常為

泰而不為否矣

考功郎官趙景緯論監司守令其說曰知人之難自古已然人才之乏使莫今為甚或觀望而撓於勢或阿私而徇於情或是非不公而以枉為直或毁譽失實而以汙為廉遂使舉刺不當不足以服天下之心與其糾劾於有罪之後而未必盡得其情孰若精擇於未用之先而使之各稱其職

起居舍人牟子才上劄子曰臣竊惟陛下月正元日誕布宸奎以用人為第一義且曰古今治亂之原由正邪用舍之故臣拜手稽首作而歎曰大哉王言陛下之及此世道之福也夫自昔人主莫不好治而惡亂進君子而退小人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君子常退而小人常進者何哉由辨之不早辨也夫人主無他職在於辨君子小人而已今陛下濬發睿衷形之明詔必灼然有以見治亂之所關邪正之所在而知所以辨之矣此臣

所以深為世道幸也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以言人才之盛於涵養也蒹葭蒼蒼白露為霜以言人才之成於患難也陛下圖任以來善類招旌四出凡光明碩大剛中端厚之士莫不並列於朝既足以為豐芑數世之儲矣而其流落不偶如積被摧抑者如新蒙湔祓者如持麾節于遠外者甘於家食淹於倅貳困於幕府之下僚者大抵皆蒼葭白露之餘老於憂患而堅實可用茍不及時收召臣恐其歲月侵尋而骨鯁消靡良可惜

也此在陛下加之意而已然臣嘗深思靜慮以為陛下端平以來未嘗不用君子也其後疑君子為無功而喜小人之有材循至近歲誤任大姦遂使空國無君子而用一副黨人凶慝參會怨憤流行卒召禍患使非鹿磯一捷則宗廟社稷可為寒心陛下亦豈知其禍之至於此哉覆車未遠所謂小人者定皆絶意勿用如人之飢終不食烏喙渴終不飲鴆漿可也今大姦既殞而餘毒遺烈入人者深惟陛下盡聚諸賢養元氣以敵外邪然

如胡安國有云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既久且遠日以消亡而王安石所教之小人方蕃息未艾臣恐分數多少之間正所當慮也且小人無材何以動人主彼其治辨也似能其權譎也似智其奉上也似忠而不知鷙忍乃賊實國家之斧斤生民之乳虎蒼鷹而善類之鬼蜮蝮蝎也凶于而國害于而家其可再誤耶夫所謂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其如有容以保子孫黎民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儻忽於幾微辨之不早臣恐汲

黷不足以勝公孫弘張湯裴度不足以勝𢎞鑄陸贄不足以勝延齡邪正反復而世道隨之矣易之坤曰履霜堅氷至泰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姤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可不謹哉臣甞觀元祐之時司馬光文彦博呂公著在朝位呂大防韓維劉摯范純仁在政府蘇轍孫覺梁燾鮮于侁朱光庭傅堯俞呂陶在臺諫蘇軾在翰苑范百禄曽肇劉攽蘇轍在詞掖范祖禹在給舍傅堯俞韓維范祖禹趙彦若程頤在經筵可謂盛矣一隙不謹

而楊畏李清臣鄧伯温之徒已議其後天下事蓋有不可勝言者不然雖百年元祐可也臣不勝惓惓

子才輪對論君子小人聚散劄子曰臣待罪著庭凡七閱月一無補報比因水灾冒瀆愚慮荷陛下寛貸不賜誅夷在愚臣已深感幸茲當輪對洊瀆宸嚴臣聞國於天地所恃以立者人才耳然人才之在天下有賢有否有聚有散賢而聚邪則精神之運動心術之流行皆足以福天下不幸而散則世道之所關非國家之福也不

賢而聚耶則妖孽之薰蒸刻薄之流注皆足以禍天下
幸而散則人情之所喜亦國家之福也然則君子之聚
乃所以為小人之散而君子之散又復為小人之聚一
聚一散相為循環此正天運闔闢之樞世數屈伸之候
國祚修短之端生民休戚之限世道隆汚之幾一息少
有間焉則小往而大來陽消而隂長有天下者不可不
鑒也我國家五星聚奎實主文治列聖相承惟以收攬
人才為第一事雖棫樸之能官人卷阿之用吉士不是

過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際所謂人才之太極
政事之太和也天聖以来王曽呂夷簡相君子嘗一聚
矣未幾而散於景祐百官之一圖又散於慶歷聖德之
一詩又散於王拱辰打就之一網是天聖以来之人才
散於忠邪之相激然其害止於散而已神宗初年富弼
復相至和嘉祐之君子未至於散也熙寧之邪説一進
而先朝之大臣最先散未幾而議新法不合者盡散未
幾而條例司之賢者亦散是熈豐之人才散於法令之

變更也然其害止於散而已元祐初司馬光相吕公著文彦博相繼輔政君子又聚矣品流太分事故反覆濫觴於吏額之小争浸淫於調停之初議滔天於策題之分辨而君子之黨盡散極而至於朝堂之榜黨碑之鐫蹦藉忠賢曽草菅之不若是元祐之人才散於别白之太過其為禍葢不止於散也建中靖國初起范純仁相韓忠彦君子又聚矣天下方以快活差除為喜而曽布温益志在朋奸置政事局而輕元祐重元符進愛助圖

而左軾轍右京卞意向一偏而君子遂盡去而元符上書人一皆以邪目之是建靖之人才散於中非中而靖非靖其為禍蓋不止於散也中興以来張浚趙鼎為相君子又聚矣未幾秦檜當國力主和議一時讜論如胡銓等三十二人不肯附麗如李綱等八十餘人率皆擯棄或死於囹圄或死於貶所或流落於魑魅之區累赦不移或棲遲於林泉之下屏逐不出是紹興之人才散於多主戰而少主和其為禍又不止於散也慶元初趙

汝愚相凡一時知名之士朝除暮拜略已無遺姦憸小人相與側目而感怨恨之餘亟引非類布居臺評於是汝愚引用之人以次而去大者貶竄小者斥退而舉犕六士屛竄朋黨之禁愈嚴士大夫之禍愈酷是慶元之人才散於㛦專門而禁道學其為禍又不止於散也臣嘗通考國朝之人才大抵屢散有散之大者散之小者有散之緩者散之速者有散之遽者散之極者始而君子攻小人其變也君子攻君子甚至於君子而力引於

小人始而小人攻君子其變也小人攻小人甚至於小人而陽附於君子推移不一債起相尋然要其極亦不過散而聚聚而散耳閲汗青而慨歎撫往事以興嗟今日正當君子大聚散之秋其可不先幾微而逆致其防哉陛下即位幾三十年君子之類凡三聚而三散矣端平親政一聚散也甲辰改紀二聚散也丁未更化三聚散也今日二相並建公道復明加壁招㧞翕若少聚矣然方剛忠鯁者淹之外服魁壘卓傑者屈之家食抱負

耿介者多欝沈操守端靖者罕拔擢或者猶以為未聚也来者不合而旋去居者靡固而易揺落如晨星索如霜葉則又幾於散矣夫聚之常覺其難散之常覺其易何也君子不為富貴所撼則去就輕去就輕則知醴酒不設楚人市箝之幾必先幾而去矣然不知其初費幾名節也君子不為利慾所迷則出處定出處定則知刳胎毀卵鳳凰不来之意必以兆而行矣然不知其初費幾綸詔也此聚之所以難而散之所以易也君子敢言

以抗小人之鋒雖有大艱難不復計其身之濟否也雖有大機穽不復計其身之利害也君子敢為以摧小人之銳雖有大禍患不暇顧其身之死生也雖有大讒毁不暇顧其身之合否也此聚之所以難而散之所以易也然其聚也常以君相好賢之篤其散也常以黨人媢疾之深其聚也常以至誠樂與之實其散也常以疑惎不容之過其聚也常以氣類汲引之公其散也常以意向異同之别其聚也以尊敬之積其散也以厭薄之形

其聚也以培植之加其散也以摧抑之遽其聚也以去邪遠佞其散也以崇讐醜正其聚也以戶庭坦夷其散也以城府深阻其聚也以朝廷清明其散也以流品淆雜其聚也以公其散也以私其聚也以義其散也以利聚散之權常寄於若有若無之中而聚散之機常決於且信且疑之際故羣凶闞覦時或小眚弩羽疊至散之幾也徒中倒戈自相擊觸一彼一此散之幾也論事如爭意向小異釁隙漸生散之幾也表正曝邪鼓虛成實

撼搖其居設局張穽柔聲宛舌射影中傷散之幾也寓意歌詩更相賢聖自取議譏散之幾也招納黨人平治舊怨兼用正邪散之幾也顯爭力抵激動忿心陛分利害散之幾也操舟共濟實左虛右輕重不倫散之幾也顧懷私恩妄談彼善潛疑人心散之幾也此十幾者其造端甚微其為禍實大月暈而風礎汗而雨事有其兆識者隱憂且小人失職在外搖毒含蠆其姦足以熒惑主聽其辨足以煽搖人心其機權智術足以怵中立之

人其錢財氣力足以張異議之勢彼見朝廷舉動少有睽違即萌睥睨之心搢紳議論稍有係吝即開姗笑之口天時不順則幸灾而樂禍國本未定即乘間而抵巇苟得一隙即伺隙以肆其姦苟得一機即緣機以逞其志今日謂某賢必當逐去明日謂某姦且將白用訛撼靡巳朋類實繁又有君子之似者心懷卵翼之恩進則不能旅於君子退則恥為伍於小人於是立為狡獪門鑠之論以洗其附麗之迹言雖若公意則有為若是者

如言八關五鬼之類耳其操心用意雖鬼神莫窺其際使此說得行則為毒也忿戾而不可解亦有小人之靡者心懷汲引之恩進則不類於君子退則無間於小人於是立為誕荒畢諂之論以晦其苟合之迹言雖可玩意則難量若是者亦猶三變兩来之類耳其處心積慮雖公輸莫諭其巧使其說得售則為害也陰沈而不可藥邪氣日盛元氣日微此聚之所以不可常而其勢必至於散彼豈不知聚而為解散而為屯聚而為泰散而

為否然不能不散者上無以保之下無以安之則散亦勢之常也臣愚欲乞陛下聖心豁然察君子體國之忠誠亮君子救時之實意勿以好名疑之勿以訐直惡之勿以迂疎棄之保全愛護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朋黨由此而消國是由此而凝天命由此而延續主勢由此而不孤相業由此而光大則用儒之效礴際於兩間流行於四海昭彰於萬世豈不為邦家之榮生靈之福哉不然君子一

散其禍殆未知所終也臣私憂過計懼君子之不能久安也歷數我朝聚散之故實系以今日聚散之危機為陛下獻詩曰予其懲而毖後患惟陛下深念之臣不勝拳拳

元世祖在潛邸聞李治賢遣使召之且曰素聞仁卿學優才贍潛德不耀久欲一見其勿他辭既至問河南居官者孰賢對曰險夷一節惟完顏仲德又問完顏哈達及頗斡何如對曰二人將畧短少任之不疑此金所以

亡也又問魏徵曹彬何如對曰徵忠言讜論知無不言以唐諍臣觀之徵為第一彬伐江南未嘗妄殺一人擬之方叔召虎可也漢之韓彭衛霍在所不論又問今之臣有如魏徵者乎對曰今以側媚成風欲求魏徵之賢寔難其人又問今之人材賢否對曰天下未嘗乏材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理勢然耳今儒生有如魏璠王鶚李獻卿蘭光庭趙復郝經王博文輩皆有用之材又皆賢王所嘗聘問者舉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盡耳

然四海之廣豈止此數子哉王誠能旁求於外將見集於明廷矣

世祖時布衣趙天麟上太平金鏡策論考幽明曰臣聞一人在上握四海之權衡四海承風仰一人之造化功名之要地榮利之宏機廉士貪夫丈儒武帥或欲呈其才德而冀其道之得行或欲肆其姦回而冀其情之獲逞故正人指邪人為邪而邪人亦指正人為邪忠者以佞者為佞而佞者亦以忠者為佞交攻不一雖曰難分

立法取中亦為極易也唐朝以體貌豐偉為貴所謂市瓜喜大而或失其香晉室以清談虛曠為先所謂畫餅充飢而委無真用此唐之不能及三代而晉之不能及漢唐也今國家入仕之門太多考選之方太闕臣以為王者之左右擕僕亦貴乎正不正則如蝎蠹之內生天下之大官小吏並須乎賢不賢則如蝗螟之外起臣謹依經考史斷以愚意條陳聖人之九徵及當今所切二十共美之三十九類與夫三要惟陛下察之所謂九徵

者一曰遠使之而觀其忠二曰近使之而觀其敬三曰煩使之而觀其能四曰卒然問焉而觀其智五曰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六曰委之以財而觀其仁七曰告之以危而觀其節八曰醉之以酒而觀其則九曰雜之以處而觀其色所謂二十六美之三十九類者一曰文史之美三類草制飾詔諄悉詞情也校書正字可為定體也教誨後學德多成也二曰禮官之美三類補袞拾遺將順其美也朝會祭祀儀章丕舉也宣慰風俗雍熙聿致

也三曰樂官之美一類金石宮商理協聲正也四曰知人之美一類善惡周覽洞曉于心也五曰敬賢之美一類推轂進士常若不及也六曰考校之美一類彰善癉惡照文無失也七曰糾察之美一類彈劾所至不避權豪也八曰廉訪之美二類廉察官吏儆懼肅清也訪問風俗化成禮義也九曰宿衛之美一類小心周密京輦增威也十曰籌計之美二類帷幄畫計遐衝倒戈也排壘整陣臨時合權也十一曰督領之美三類罷械精完

士卒閑習也號令嚴明部伍齊肅也臨敵耀威身先什伍也十二曰鎮防之美一類守堅持重寇盜難窺也十三曰屯田之美一類勸勵稼穡勤事多獲也十四曰芻養之美一類孳畜頭足蕃滋也十五曰使臣之美二類喉舌宣納成美昭光也委幹事務辨濟平允也十六曰決斷之美三類勾檢考覆瑕隙無隱也要察圓明四無間言也疑獄得情處置合律也十七曰農桑之美一類董督樹藝水旱有備也十八曰董役之美一類監

後合宜丁夫悅事也十九曰關津之美一類姦詐不漏行旅不壅也二十曰營造之美一類練事分功捷於供奉也二十一曰明利之美一類出納有常簿籍易照也二十二曰筭數之美一類多寡有方了然智臆也二十三曰僧官之美一類弘宣釋教守戒精嚴也二十四曰道官之美一類弘宣道教守德精嚴也二十五曰醫官之美二類科品明分舉無不應也開發後學成材者衆也二十六曰陰陽之美二類歷法推步授時無舛也卜

筮循經不為詭異也所謂三要者一曰公二曰廉三曰勤徑情服事不邀功利謂之公賄賂在前不以為念謂之廉服勞王室悉心竭力謂之勤九徵之徵盡矣二十六美之類備矣三要之要具矣選法考校之源委終矣伏望陛下以九徵考左右攜僕僕臣正而厥后益以正矣更望陛下以二十六美之三十九類與夫三要之說明諭選曹及内外百官若三年當考之時凡一美三要者為上等凡一美二要者為中等凡一美一要者有要

無美者有美無要者皆為下等凡美要並無而雖無大
罪者亦停免之凡罪犯顯明則有憲職在焉始以三徳
八才用之終以二十六美三要考之則自中及外大小
官吏將若玉壺之氷秋霄之月凛乎其清皎乎其明矣
至元間言者訟丞相史天澤親黨布列中外威權日盛
漸不可制詔罷天澤政事使待鞫問中書右丞廉希憲
進曰天澤事陛下久知天澤深者無如陛下始自潛藩
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有治效陛下知其可付大事用

為輔相小人一旦有言陛下當熟察其心跡果有肆横不臣者乎今日信臣故臣得預此旨他日有訟臣者臣亦遭疑矣臣等備員政府陛下之疑信若此何敢自保天澤既罷亦當罷臣帝良久曰卿且退朕思之明日帝召希憲諭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事遂解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五十八